中華民族的體魄與心跳

2008:人文之旅!陽謀之旅!震撼之旅! (2)

黃 翔

(接上期)乘"中國之翼"重返中國:偶然與必然無論面對這個世界還是中國,兩者都同我交融如一,而我同兩種"狼"之間卻永不和諧,永遠存在着無法縮短的心理和精神層次的距離。不僅在海外、在那類庸常的世俗功利追逐者中,包括回到中國大陸,我都有被圍困在一堆"利益"的"白眼狼"的感覺,他們眼中沒有本真的親情與交誼、心靈和精神的呼喚,只有貨幣價值、特別是美元的兌換價值。聲言"從美國回來的人,逢人就撒鈔票,親戚朋友外,見人就一百美元。"我聞言羞愧,我行李箱中裝的全是書而不是提的一箱美鈔。另有人特別向我轉達:"北京有皇城的威嚴,那兒的詩人交朋結友好大氣,每次都在五星級大飯店'大宴賓客'。"我欲哭無淚。我只是一個無奈離鄉背井、漂流異國他鄉者,既無法滿足人的虛榮、也無意於人前擺闊,人生至此,喜清淡飲食而非大酒大肉。象我這樣的"敏感"人物,若果然撒金如土,我擔心國家安全部必立案,追究其資源是來自"國民黨反動派"還是"美帝國主義"?也不免碰上本先天弱智、精神貧乏卻踞傲於人前者,這類人面對這個世界,以他知之爲"知",以他不知爲"不知",本不具精神骨血、瀟灑品性,卻喜品頭論足。在海外也不乏這類蠢貨,從不相識,他會給你一個大擁抱,聲音他多么想念你!一旦發現你同他精神追求和人生理念懸殊,就絕不兼容、也絕不相容,嘰嘰喳喳,指你一無是處。凡此種種,我唯有如我的詩《風景》中所言:"掏空堵塞雙耳的雀鳥的聒譟,聽雪的蔚藍。"

在中國,虛擬的網絡世界中,有嗷嗷學語者在詩中唾沫噴濺、直噴到人臉上。在此類幼稚病患者中我發現自己"老"了。在美國,我還在舞臺上"玩命",與年青的美國大學生相處,感覺到青春依舊和人與人之間的單純呢。

機艙內電視字幕上出現雅爾庫茨克、阿爾丹山原、西北利亞等地域的名字:還有烏蘭巴托、佳木斯、海拉爾、曼谷:接下來是一大片中國地名:廈門、昌都、濟南、西寧、貴陽等。想念中國是中國人的天性和自然情感,對於一個故園眷戀者、一個異性情的人,在心靈的深處,鄉情和鄉愁高於世俗政治理念。

距離北京只有一個小時的航程了,現窗外什么都看不見,但是能看見心中的中國!

回歸故國家園是人之常情,用不着對人感恩戴德,也沒有誰要求你感恩戴德。然而,已今非昔比,歷史和現實的中國,兩者是有差別的。回國不是我獨享的權利,是每個人的權利,當這種權利受到侵犯時,理應起而抗爭。

飛機落地,在北京國際飯店,有朋友爲我與秋瀟雨蘭接風洗塵,其中嶽建一、摩羅們從未謀面,從日本回來的秦嵐女士是第二次見面,可惜未與她先生、現任教于清華大學的曉峰一晤。也有來接機的一位貴州"老鄉"季風,一位既從文也爲人搞策劃設計者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告別新朋舊友,離京與秋瀟雨蘭一起去九江探望老母。因時間緊迫,計劃她從九江獨自北上,去鄭州探望父母,我留住九江妹妹新宅。

妹妹曾就讀美術學院,酷愛藝術,室內雅淨如老友"啞默居室",紅地板發亮。見她用篆書所寫的"紅豆生南國,春來發幾枝,願君多采擷,此物最相思。"也有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字畫。滿室景德鎮的陶瓷擺設,一角矗立一皇室大瓷瓶,屬罕見的珍玩古董一類。書架上有我的《夢巢隨筆》、上下卷的《星辰起滅》、《詩歌總集》、和一塑雕塑于條形紅木上的《陋室銘》:"答痕上階綠,草色入簾青,談笑有鴻儒,往來無白丁。"

女兒也從貴陽專程彙聚九江,與我同她姑姑一起上了廬山,在山上偶爾離開女兒和妹妹獨處的刹那,忽然有一人滿臉微笑立于面前,親切地叫聲"黃老師",抬頭一看,此人六十歲左右:再一看,還有其他隨行者,原來是北京、江西、貴州三省市"體制友人"彙聚廬山專程恭候。我感覺他們並無意驚動老母、妹妹和我女兒,只尋求單獨對話的機會。於是,我和家人分別上了兩輛車,被帶往一家賓館,打開一間房門,里面端坐一位大美女,這是一位談吐自如、氣質優雅的中年女士,見我進來隨即站起,禮貌而客氣招呼我坐下。室內還坐着另外兩位先生,一人不斷殷懃倒茶水,另一人一臉多餘的"敵我分明"表情,後來此人也曾一度受命專程開車陪同,人混熟了以後,變得親切而自然。女士是一位很有身份的"體制友人"代表,也是秋瀟雨蘭、我的作品研究者張嘉諺教授、老友啞默的夫人的"校友"。談話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,直到對話結束、對方宴請時仍在繼續。"校友"告訴我,有人在網上發了我回國的消息,準備舉行歡迎。我們就請多社會問題進行了溝通和對話。我表示,我是一個獨立的詩人和作家,在一個習慣強化抽象而虛幻的"群體意識"的時代,首先關注的是社會群體中每一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。在人生追求上我不從屬而是超越于任何黨派、組織和團體的精神意識。我並對若干歷史問題進行了闡述。如民主墻問題,我以爲無須遮掩、刪改和虛構歷史,所有的歷史運動也應同樣如此,西方一些著名大學圖書館都保存有第一手資料。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,可對歷史持新思維、新觀念,進行新的解讀。如對我而言,上世紀1978一1979年的"民主墻",在人文意義上,就是"精神文化"墻:在藝術意義上,就是"立體詩歌"墻。整個中國人文精神啓蒙和鋪墊工程遠沒有完成。對上個世紀就人權問題《致卡特總統》一信,鄧小平解讀爲有失"國格"和"人格":我以爲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話,表達的是平等的人性尊嚴,縱使一個是普通的中國公民,一個是美國總統,但在"人"的意義上無尊卑之別。此次回國是探親訪友,同人接觸是正常現象,無須迴避我同人的接觸。如果這只是爲避免發生問題,在精神上這是很低的層次,相反應坦然提供公民表達的平台,開放媒體、影視和大學校園,讓一個缺少個性的時代見出一種獨立的性情和本真的生命。也讓一代人瞭解歷史和現實中的我,在東西方、在中美文化交流中的眞相,走出人文精神的扭曲和長期的"歷史屏遮"和人爲"誤讀"。專題論及人權理念時,我表示我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持實話實說的態度。就政治制度而言,我以爲世界上不存在"放之四海而皆準"的大一統的東西。從政治到文化,不能完全以西方的價值觀作"詞彙"意義上的解讀。不同的體制建立在不同人文背景上。西方體制與基督教人文和"神學本體"相聯繫、相和諧與協調;而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觀點是與東方特定的時空觀念相聯繫的。不必將自身視爲具有全球性的普世意義和價值,如文革時代試圖在全球範圍普及毛澤東思想,卻是相對區別于西方的社會人文和人本政治模式。就"民主"一詞而言,我有與一般人不同角度的認知和解讀。它只是人的社會權利的平等,卻並不適用於人類智慧和精神創造領域,因爲權利可以平等,智慧卻永遠存在懸殊與差距,其價值不決定于選票、也不適用于數人頭。

中國式的"集權"是否有別于西方"極權",其精神暴虐是否具有同一性質?有人提出中國應重塑偶象崇拜,指孫中山推翻帝制爲千古罪人:這種偏激思考是否屬"良方"和適用于現代中國?我不表認同。集權面對突發的歷史事件時顯示出某種優勢,如社會或自然災難中,能迅速集中力量、作出決策,特別是類似當前的大地震中,它能迅速調集全社會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,不受不同意見和力量的人爲掣制。本是一場"特殊"的對話卻帶有某種程度上的學術探討意味。最後我坦言問友人,如果今天仍然有人因言論自由而受到羈押、而失去自由,該怎么看待中國的人權現狀?就我個人來講,作品在中國大陸被封殺長達四十九年,作爲一個中國人,我享有了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人權嗎?!

"體制友人"表示,她讀過我所有的書,包括政論文章,她欣賞其精神品性,甚至對我以政論文自由表達的觀點,從個人的角度表示認同。她看完了秋瀟雨蘭的《荊棘桂冠》,很喜歡也很感動。作爲同齡人和校友,對秋瀟雨蘭以往的歷史遭遇表示理解和歉意。我說我本準備此生第七次入獄,未想到面對的卻是這樣的場面?不管是今天的國策、是當前的謀略、或眞或假,但我首先從中感到人與人之間的人性和溝通。她說如果換另一種時候、換另一種方式"接待"當然很簡單。我問我的"廬山遭遇"能否如實反映于文字?她說可以,明天請我吃飯、一起上廬山。她也想和秋瀟雨蘭對話,我告訴她秋瀟雨蘭現在鄭州,約好貴陽見,大家再一起吃飯。並坦然告知了我的行程,以爲沿途有人護送比可能或意外遭遇黑社會更安全。因取消再上廬山之約,"體制友人"次日即匆匆赴鄭州"看望"同齡校友秋瀟雨蘭,約她在一家酒樓會晤。事後我才知道,"體制友人"帶了一位年青漂亮,長着一副娃娃臉的女孩同去,她也是秋瀟雨蘭的小校友。會談由鄭州方面的"體制友人"一起陪同。秋瀟雨蘭與"體制友人"兩個從未謀面的同齡校友,相互間的對話既友好交融,又"各抒己見"。秋瀟雨蘭在交談中表示,任何政黨都應該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看得高於政黨本身的利益,並要愛惜自己國家的人材和尊重公民的權利:在她返貴陽時,一大一小兩位"校友"專程趕到機場去接她。她們站在人群的最前面,一見秋瀟雨蘭出現,就走過去同她熱情握手,眞誠地對她說:"歡迎回國"。

我與秋瀟雨蘭相聚貴陽,並受到"體制友人"的熱情宴請。入宴的除我、秋瀟雨蘭和"體制友人"外,陪同的有我的弟弟、妹妹、女兒,老友啞默夫婦、張嘉諺夫婦並他們的兒子。我應在座者熱情相邀、即席爲大家作了詩歌朗誦。在這樣的場合和氛圍中,面對詩歌藝術,"體制友人"不再是一個身份特殊者,她只是一個人、一個聽衆、一個校友。心靈與心靈在瞬間碰撞中縮短距離。在人與人融爲一體中,人性高於一切,高於世俗政見、高於社會體制,也高於血緣和親情!

和國內的親人一起

也正是這樣的場合,我持的是"陽光心態",直面提出的是"陽謀",把想法擺在桌面上。我以爲,一種人文創造或對人類智慧領域的審視,首先由國家職能部門來出面,這只是中國式的特色,對我本身而言卻是無可迴避的悲劇。然而,風風雨雨中一路走來,此刻我卻解明感覺今日中國的變化,我所面對的"體制友人"已迥然相異于以往的"納、威、赫"(指以前來自貴州落後、邊遠地區納雍、威寧、赫章的"思想層次"極低者)的精神認知程度,而是受過高等教育、具備人文素養和精神視野的"知書達理"的新一代人,甚至是政治"大美女"或"帥哥"。人與人之間當然可以互爲交流並成爲朋友,問題是,爲什么要由他們而不是由文化部門來關注此行?無語。

這是一個"陽謀"的時代,也是一個"雙贏"的時代,無論國與國、黨派與黨派、個人和政府而言,都應該把難題做成絕活。中美之間、國共或台灣與大陸之間、執政黨與民主黨派或反對派之間、個人與群體乃至個人與個人之間都應當如此、也理應如此。當下中國大陸的政治主題和人文理念是"建構和諧社會"而不是沿襲"階級鬥爭哲學"。如果你認爲別人"說的一套、做的一套",你自身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紀和轉型中的中國,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力"促進和解"的"推手",還是爲追逐和滿足一己權欲、堅持做你死我活的"政治鬥爭"的"打手"?!若有誰仍要求"年華已逝"的我象年青時代一樣,在天安門廣場"放個屁也是驚雷",請尊重我作爲一個人的"生理年齡"和"精神年齡"、現有心境和人生境界,我早已處于生命的另一階段、"另一種時空"、"另一種層次",遠非以往年代對社會人生抵達和解悟的精神高度!而且歷史時空已變化,時代場境轉換、個人人生視角不同,任何人若無視社會正常的安寧與穩定、僅爲尋求"猛震一屁"之機,由此引發正常情況下社會或個人"肛裂"和"肛瘻",必爲社會群體所不恭維,也絕非個人面對今日社會的最佳"選擇"。當然,時至今日,特殊和必要的情況下,我也不乏"震屁的能量",只是我以爲時下無此必要。時過境遷,我今天也不必重複在天安門廣場上"撒泡尿也是大瀑布"!我無懼引發精神"前列腺發炎"、"尿頻"、"尿急"、"尿痛"。若真需要"撒泡尿"的時候,"江山代有才人出",當代不乏頻頻涌現的後來者,"各領風騷一瞬間"而不是"數百年",在這種情況下,恐怕我只有甘居寂寞!一個人如果心理正常、不是別有用心,今天已經進入無須"撒尿"和"放屁"的時代,而是進入"對話"與"和解"的時代。不管誰,這還得學一學、提高點對今日社會精神認知的檔次!

歷史上,我曾經是一只被追逐的"獸";今天我復歸于一個有尊嚴的"人"。這是時代的變化,並非一方與另一方有什么"默契"在先。與其說是什么"默契",不如說是與時代"合拍"或思想者歷史性超前的眼光和思維,與今日社會達成"和諧"的共識。今天中國是我此生經歷過的時代中相對最好的時代;在全世界同一性質的國家中,中國是總體上變化最大的國家,對此不必産生歧義。心理平衡點,請爲它今日的變化高興。作爲中國人,應同一個國家休戚與共。中國受侮於人時,感受到共同的羞辱;中國崛起于世時,分享一份喜悅。不要總以昔日"最是中國不自由"的心態看中國。它還存在的問題,請持陽光心態、提出你的"陽謀",共同推動它變化更大、更好。不要永不改自己的劣根性、眼界和天生狹隘的心胸,凡事指指戳戳,總以爲"最是不自由"的是別人、一己之"政見"孔眼中看雲天!而"自由"有容量大小之分、境界高低之別,衡量自由,只能在你的狹義"政孔"中望、依你的"短尺"去量?!本不具備思維表達能力,卻總喜歡嘮叨於人于事,眞太缺乏自知之明!

繼連戰、肖萬長訪問中國之後,我還在大陸的時候,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又應邀到訪中國大陸,繼續台灣和大陸之間政治上的"破冰之旅"。這些昔日大陸人眼中的"反共"的"反動派",今日在中國受到尊敬和禮遇,他們不怕非議而作先行者;不屑于詆毀而力主雙贏。國共兩黨握手言歡之際,是否想到國民黨官兵家眷和將士子女在大陸所曾蒙受過的"階級鬥爭"的偏見、歧視和迫害的歷史?!他們的命運至今未獲根本性改變,其理應享有的社會公正和平等,仍在"特權者"的視野之外。僅就本人而言在中國大陸終生絶路。時至今日,所謂"地富反壞右"分子及其家屬、子女,歷屆運動的受害者和幸存者,依法行使"言論自由"而被羈禁監獄的人,這類人的悲慘命運是否應在社會和解中、國共兩黨對話中提上議事日程?!

?此行不僅是探親訪友,也是我的人文之旅!直面社會歷史和現狀的"陽謀之旅"!

無論從何種意義和何種角度,"和諧對話是前提,雙方都贏是結果"。以此爲前提,我們完全可以預期一個太平盛世在中國孕育和分娩的可能。歷史正展開新的一頁,它正發生變化,也早已發生變化,卻不是以人們按傳統習慣思維所預期的方式變化,也不是人們所熟悉的西方價值觀念以絶對的方式對東方實施"精神殖民"和全面移植。無論政治、文化、思維和表達形式乃至生活方式東西方各異,相互交流、各取所長,卻不失自己的本色,更不能自我消解或連根拔除!

作爲一個遍體鱗傷者,我對中國的變化有與人相異的視角,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和切身的體驗與感受,也與某些前體制受益者、自我放逐者截然有別。此類人中的極別個"精神變性人"說變就變,他們曾是體制的受益者、曾一度在中國大陸擁有發聲的平台,轉身就成了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幾乎"一邊倒"的反對者,沿襲"斯大林時代"異議者的思維方式、以與根本的自由精神無涉的"黨派層次"的"政治反叛"契合海外和西方社會以求得自身存在的價值。若把這類人同他們所反叛的"體制"比較,幾乎無從區別和見出兩者之間誰是誰非、誰高誰低,兩者在精神層次上幾乎平行,"反對者"與"被反對者"之間,見不出一方對另一方精神的俯瞰和超越?!

人類精神大自由與社會層面的"政見"無涉:也無東西方地域人文色彩的區分。它是全人類精神生命的認知和共識,也是在生存與死亡、存在與虛無背景上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高度!

重返中國,中國整體面貌大變,它在不停的變,處于"建構和諧社會"的過程之中。它今天的社會空間遠非"文革"和以前的歷史年代可比,與極個別"權欲燻心"的"反對派"及其心胸和精神空間的容納度比較更不可同日而語。今日中國不是前"斯大林時代",與斯大林時代絶屬兩種性質,這是由東方的特定人文背景所決定的,在這個意義上也正顯示出它與西方社會迥然相異的人文特徵。無論體制內外,人們的思想觀念都不應一成不變並以固守成見聊以自慰、以宗派立場"定義"自詡、自居。對於眞正的思想者,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,需要的不是冥頑固守而是"過程中的流變"!

原體制內的某些高中層官員,包括自我放逐的體制"作家"和"詩人",他們一旦離開中國,一些人表現出以前斯大林時代的異議者和作家爲楷模和榜樣,在西方持非常激烈的反中國傾向。或許他們以爲這樣做,足以引起西方社會注意並強化和加重自己在西方社會的價值。過去,他們在中國受到尊敬和禮遇,他們不怕非議而作先行者;不屑于詆毀而力主雙贏。國共兩黨握手言歡之際,是否想到國民黨官兵家眷和將士子女在大陸所曾蒙受過的"階級鬥爭"的偏見、歧視和迫害的歷史?!他們的命運至今未獲根本性改變,其理應享有的社會公正和平等,仍在"特權者"的視野之外。僅就本人而言在中國大陸終生絶路。時至今日,所謂"地富反壞右"分子及其家屬、子女,歷屆運動的受害者和幸存者,依法行使"言論自由"而被羈禁監獄的人,這類人的悲慘命運是否應在社會和解中、國共兩黨對話中提上議事日程?!

?此行不僅是探親訪友,也是我的人文之旅!直面社會歷史和現狀的"陽謀之旅"!

無論從何種意義和何種角度,"和諧對話是前提,雙方都贏是結果"。以此爲前提,我們完全可以預期一個太平盛世在中國孕育和分娩的可能。歷史正展開新的一頁,它正發生變化,也早已發生變化,卻不是以人們按傳統習慣思維所預期的方式變化,也不是人們所熟悉的西方價值觀念以絶對的方式對東方實施"精神殖民"和全面移植。無論政治、文化、思維和表達形式乃至生活方式東西方各異,相互交流、各取所長,卻不失自己的本色,更不能自我消解或連根拔除!

人類精神大自由與社會層面的"政見"無涉:也無東西方地域人文色彩的區分。它是全人類精神生命的認知和共識,也是在生存與死亡、存在與虛無背景上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高度!

重返中國,中國整體面貌大變,它在不停的變,處于"建構和諧社會"的過程之中。它今天的社會空間遠非"文革"和以前的歷史年代可比,與極個別"權欲燻心"的"反對派"及其心胸和精神空間的容納度比較更不可同日而語。今日中國不是前"斯大林時代",